



知命錄

儼山外集卷十

嘉靖十四年二月廿一日入關曉出揚州西門過胡安定祠入謁乃舊司徒廟改作其東別作司徒廟未成觀所謂蜀岡者蓋地脉自西北來一起一伏皆成岡陵志謂之廣陵天長亦名廣陵以與蜀通故云

廿二日宿張公鋪是夜風雨大作抵曉未息起坐支折足鐺煨生柴當土爨晨光煜然甚有野意因念得居田間挾一二村童當此境界讀書以自適願亦足矣而奔波就老爲之慨然

盱眙縣今在山椒背淮面野不甚險塞臧質守盱眙
抗魏太武古今之奇功也其戰爭處不復可見或
謂臧質傳宋文帝所為殆非實錄

蜈蚣畏雞雞死而蜈蚣穴之此有情無情報應之必
然者予觀五行生尅之數亦有然者今夫天一生
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其次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復生火推之皆
然水克火火生土土復克水火克金金生水水復
克火餘亦復然但生數疎而克數密豈猶報恩者
常難而報怨者常易耶人烏可以報恩之難而忽

生生之德可不以報怨之易而勇於釋怨耶

未至洛陽東十五里小村店道傍椿樹成列內兩株
相去一丈五尺餘土剝露其下西根一條大可拱
把纖直如椽長過東根連綴如一甚奇木固有連
理今復見連根云

張文潛舉板蕩詩篇名其義不同非也板蕩之詩同
一亂世也若單舉一字為義如堯稱蕩蕩云則板
豈可訓亂也

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姚少師廣孝還吳中數事內
一事云少師嘗與嘉定王太史彞同學太史有姊

每晨爲少師總髻撫之有恩故少師事之如母少師既貴還欲拜之姊不肯出甚堅家人慫息之曰少師貴人也且執禮恭豈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之卽下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戶云我不要爾拜許多那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麼好人少師恬然受之狄梁公有盧姨在午橋南別墅梁公事之甚謹偶雪中往候之適姨子攜雉兔自外入意甚輕簡梁公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成之姨曰止一子爾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慙此二媼頗相類可謂英烈矣

予登華山蓋至青柯坪焉自此以上則攀緣鐵索矣小憇希夷峽供菜飯啓觀希夷蛻骨作黯淡黃色入手堅實而骨節頗長大惟顱骨頂有二竅爲異世云作粉紅色與異香咸無之時敘州守趙儒字廷文在傍拈胷骨一板云亦漸輕矣蓋亦經歷五百餘年信異人也崔銑子鍾嘗謂余云劉晦菴少師爲庶子時奉命祭告以六月登絕頂顧其下白霧漲如大海時見霧中作烟突狀高低不一而仰視赤日當天同行亦有兩司官下山始知大雷霹靂驟雨如注向所見煙突卽雷也而不聞聲古云

山頭只作小兒啼豈謂此耶凡聲自上下者也
初夏望後行役旣倦趁夕陽登驪山之麓北望灞澹
合流如練東望則秦始皇之葬在焉隱隱若山當
時可想矣道傍海榴作花繁英簇絳擁輿東下浴
溫泉甚適起觀古石刻而還

少師晦菴劉公健字希賢洛陽人也今贈太師謚文
靖葬北邙之麓予往拜焉觀賈南塢閣老所撰墓
碑頗不稱公相業還過其家問其孫承學中書遺
事說公不甚言九十四歲終時亦無疾西過武功
會康修撰德涵道此共惋惜之相約各書所聞見

以禪家傳之闕德涵云往歲奔喪西歸見公於洛
陽里第畱入臥內微揭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
黑髮自幃中語云往歲陳瀾編修借來俞琰叅同
是汝批抹的却是我幾被此書誤了旣而相對則
一老翁也大聲云我眼目已昏悶悶見人休胡說
丁寧再三德涵以爲仙去入斂時甚輕惟夫人知
之故速舉入柩人不甚傳云

咸陽西三十里馬嵬鎮在焉又西四五里卽馬嵬坡
楊妃葬處夷然一壠當路傍問之土人云楊妃粉
窆土四尺餘可得如礪砂石研之可傳想亦一時

傳會之談直南百步有敗屋一區卽劉瑾所生之宅劉本姓笄云

漢中形勢絕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擁蔽其後西南巴蜀東接荆襄不惟輓輸之易而饒沃亦甲天下曹洪謂三嶽三塗皆不及非虛談也異時亦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陝迥別秦漢界限天地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棧七百餘里惟鳳縣嶺雞頭關二處最險鳳嶺則迤邐而高雞關則陡峻而梟自入武關而南棧閣始相連屬

有甚孤危處真天下之險道也武關以北棧道才十一爾按宋大安軍圖經云橋閣共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間護險偏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本朝洪武間普定侯所修連雲棧橋凡四十五處共九百六十七間方正學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詩一橋至一百四十二間今橋無數處有一橋才十餘間而行旅無阻想漸次開闢矣武夷山形勝佳絕品題者形容不能盡獨所謂釣臺者遠不及嚴灘之奇褒城雞頭關北五六里有山臨黑龍江雙峯孤峭大類子陵但自高下跌而嚴

陵則對列若柱云

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於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於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文王後天之作用也高行人澄京師人與陳給事侃俱使琉球高還會於廣陵與余言海中風甚大與中國風不同湧浪有如山故後天異位亦置東南巽風也

王摩詰詩云褒斜不容憶褒斜二谷名卽今棧道是也寶雞以南曰斜谷褒城出口曰褒谷漢鄭子真耕於褒中曰谷口

洋縣在漢中府東一百二十里居萬山中宋文與可守洋州卽此地篔簹谷與園池舊跡東坡所爲題咏者尚可考尋按洋字書从水从羊本盛大之義故曰汪洋莊子曰望洋吾上海東臨巨海之上故亦曰上洋不知山中何取以名閩中凡山之險峻者亦曰某洋某洋云

洋縣之俗每歲遇春第四日居人遊江上遇葛藤纏繞處卽解之謂之解繳豈古稊楔之遺耶禪家謂人不能解脫者亦謂之葛藤云

金牛事載蜀記胡曾詠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今沔

縣西百里金牛驛在焉西十里餘入所謂五丁峽
峽本天成斷非人力所能與實漢水之源至若險
陡陀隘處似有斧鑿如棧道者或五丁所爲傳疑
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西相對兩巖上有石鐘石鼓
形像宛然民間有謠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
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了與元府賈胡過其下
疑有寶鑿之金鐘形有殘闕焉

寶雞南二十里爲大散關和尚原在焉山自西來卽
秦嶺一支不獨爲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
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在嶺北者北行

通名曰河朱子釋河亦曰北方流水之通名字書
江河本諧聲今屬之南北方言似兼會意矣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楫泣血校刻

知命錄終

儼山外集卷十

金臺紀聞上

儼山外集卷十一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
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
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
予忝登

朝爲史官記載職也偶有所得輒漫書之蓋自
乙丑之夏訖于戊辰九月錄爲二卷題曰金臺
紀聞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深書于靜

勝軒

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

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爲禮
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
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吾曾中所有苦
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比爲庶吉士與座主
劉學士司直忠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
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
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
如此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
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
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跪答之曰此
吾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
張僊也蜀人劉希召秋官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
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也

李少卿子陽旻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論書
新莽云莽操溫之徒皆篡弒之賊於魏書太祖於
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
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
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僊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
美惡無一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爾此

春秋據事直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莽大夫楊雄死與晉徵士陶潛卒則爲贅筆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爲漢晉起例則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云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德丙寅冬至在十一月廿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河冰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

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示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女子此理或然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徃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

丘濬碑

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爲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

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
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
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
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堦後萬閣老安又
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 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
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

牖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
曰虬蝮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
今之鐘紐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
是也次曰虬蝮好飲卽今牖口所置是也

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
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
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及土上皆婦人手
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
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
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齧齧然關中之
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
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平江伯陳睿好飲涼酒京師童謠曰平江不飲熱酒
怕火腮弘治庚申北虜犯邊其大酋號火篩長偉

赤頰驍勇善戰兵勢頗張 孝廟遣平江禦之臨
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 孝廟不樂後
竟以逗畱削爵家居未幾卒

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自翰林晚退吏適來報云
明早入 朝俱須早起但云出院長劉先生仁仲
之命叵測明早 奉天門駕退中使宣 旨府部
堂上官科道掌印官翰林院官皆待 命 闕下
未幾左順門開出一朱櫃中使六七人作傳宣狀
余等皆立內閣門外北望洶洶適勅房中舍過云
昨進呈通鑑纂要書札忤 旨今特布示時西涯

在告焦王二公皆請罪須臾中官復出手持若

詔旨於是衆皆扣頭謝而退卽日科道官舉劾而
修書官自西涯以下皆待罪明日有 旨內閣三

公不問外自禮侍劉公機少卿費宏學士劉春侍

讀徐穆編修王瓚皆罰俸書寫則光祿卿周文通

等皆罰俸中書沈世隆吳瑤等二十餘人悉放爲

民外議藉藉以爲是舉也意不出於 主上當有

主之者是時劉瑾正擅威福力行之時蔣諭德冕先期數日聞

內艱衆皆惜其不與進書之列故事書成奏 御

必有 恩賚或遷官加俸至是蔣公獨得免塞翁

之喻豈不誠然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爲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爲蜘蛛所罾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甦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

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內閣則西涯

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書如故守谿王公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戶書如故冢宰許公進司馬劉公宇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勳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鏞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

條余初登朝所見亦止五條爲內閣劉少師健
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寇閔太
保珪皆官至一品云 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
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
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
條旣而守谿公被賜曾司空以進呈 奉天殿龍
毯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日曾公卒閱兩月閔公
致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
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瀟以太子
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今

至十玉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鹽
山王公翱泰和王公直並爲吏書時有滿朝皆少
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
木齋鴻臚寺卿賈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
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
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
史屠公俱吏書但二王公並蒞天官而今則帶銜
云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云楊雄所謂曲終而奏雅云云
雄後遷不應預引余常疑此傳非遷之舊不然此

一贊必是班書竄入耳遷史甚多無謂若武帝本紀與封禪書不差一字亦豈應然且非紀體疑別自有武帝紀而不傳或以其爲謗書故耶

金臺紀聞上

儼山外集卷十一

金臺紀聞下

儼山外集卷十二

公穀文法悉著何字嘗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當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錄之者也故其間文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觚爲之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文忠又有與友人論文法書亦前人所未道者其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

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鈴制天闕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易同里嘗往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

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因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勵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 朝作對聯云一雙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爲兵部主事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橋梓前此未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 召至南京見一醫
家迎求溢戶 酌應不聞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
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恠之日往觀焉偶一
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
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
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
爲正之嗚呼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
妙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
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
所射者余未敢信以爲然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 國初詩
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爲御史 太祖高皇帝嘗欲
戮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
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 陛下刑之者法之正
東朝釋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
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 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
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
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 太祖曰風疾當

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蹋茸不
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 太祖
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纏何處尋得遣使卽其
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
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 命以爲凱誠風矣
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
旣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麪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
類豬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
太祖使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
禍者耶

國初高啓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
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
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清還似我雄健不
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
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
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 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
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
臣所諳 陛下東征西伐孰知險易請 陛下規
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太祖卽援毫左右揮灑

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殿下頓首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領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爲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

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比見石林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鑿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鑿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

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近時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茲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 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

七史諸書地畧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旣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克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論明宗曰命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立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放之可也鬻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放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得爲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

果物恠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
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
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此制尚存然有以
懷歸不盡而獲罪者

魯司業鐸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卽謀之夜
夢幘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爲當乙未日得請是
時六月廿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爲是其期也
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
以爲不至是八月六日已得 旨矣俄爲吏部覆
寢衆以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 旨從中許之明

日謝 恩適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
漏衆共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
舜時以冀州爲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
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
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
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
萬一涪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金臺紀聞下

終

儼山外集卷十二

願豐堂漫書

儼山外集卷十三

南畿辛酉鄉試少傅劉野亭先生忠以翰林侍講爲
考試官策問中有及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者
余當時才以恩義立說謂恩之所不能周者則當
裁之以義與其過於恩而非福不若裁以義而無
患此特場屋體耳漫無籌策遂占首選程文所刻
乃欲折鈔以當俸入亦非通論此事嘗往來於懷
常與朋僚講之今制雖將軍殿下亦歲給祿米
二百石金枝玉葉日以廣衍傳之千萬年之後
雖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之蓋坐困之道也宋神

宗時王荆公安石作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
訴馬前荆公徐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
賢輩宗子遂散去其後宋宗室無論戚疎少長皆
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與閭巷通
生子則冒爲己子以利其請給其醜若是今太宰
邃菴楊先生一清謂宜自 國王而下以次制其
妃嬪之數蓋有見也

凡圖畫雷形作人間小鼓環而聯之或畫其神狀如
飛鳥而銳喙肉玃赤色而人足按宋大觀間大滌
山人胡真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鼉鼓數百

黑雲鬖鬖間火毬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
夫陰陽相搏擊則爲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
雷若有象則火毬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
石之類火能生土故也晦菴劉少師健爲庶僚時
奉 命往祀華山正及夏日晦菴與客高登顧見
山下白霧彌漫若大海然而山頂赤日了無纖翳
俯視突煙暴起或丈餘遞至尺許亦無所聞頗異
之從者以爲雨作也及下山村麓人云適有驟雨
挾震雷數百已過矣向所見煙中突起者悉雷也
凡聲自下聞之則震自上聞之則否所謂山頭只

作小兒啼者是已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已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爲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鋪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默然不樂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其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楊髡發宋諸陵有哀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以爲唐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所載以爲林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爲宋陵使羅銑者蓋中宦云

張莊懿公瑩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卽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侯德資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中一閱予時遊南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

元余忠愍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
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
爲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
此以駁之者

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備於晉
太元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漸傳四方
矣殆非佳兆

正德壬申秋自饒還過蘭谿拜楓山章先生懋於所
居白露山下因畱一日語間及吳徵士與弼康齋
先生云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言公甫就學康齋
時忽一日晨光初動窗外見康齋手自颺穀其子
從作厲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此如何到伊川門
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手爲鎌傷流
血不止舉視傷處曰若血不卽止而吾收之卽是
爲爾所勝言已而穫如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
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
天物乃負擔而夜往焉

願豐堂漫書

終

儼山外集卷十三

谿山餘話

儼山外集卷十四

周諤延之尤溪人字希聖宋熙豐間人知廣之新會縣不肯奉行王安石新法有寄子弟詩浪有虛名落世間自慚無實骨毛寒未年三十身先倦才得一官心已闌卜宅擬尋栽藥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弟重相見藜杖蓑衣筍箨冠詩雖淺頗不類宋一時門人稱周夫子其風致可想也又著孟子解義禮記說亦一博學之士

嘉靖己丑予謫延平將以八月到任故自七月冒暑渡浙江沿途皆以疾謝遣人事二十六日過蘭溪

謁楓山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德懋是日始具
衣冠文懿家甚寥落八十歲外生一子時年已十
五矣祠中塑像乃公服不甚肖似為賦一詩曰

大明啓運接虞唐成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

木鐸日長過客奠椒漿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

深識播揚青眼門生今白首敢於初志負升堂

丙公

戊會元入翰林為編修因鼇山應制上疏諫止

遂謫外是時羅一峯倫方論時相起復後先就貶

士論翕然稱之稍遷福建僉事遂致仕家居近三

十年孝廟末始因論薦起為南京國子祭酒自

祭酒遷南太常寺卿不起再遷南禮侍再不赴復

乞致仕家居復以論薦陞尚書年八十六卒

祭賜葬賜謚復廩食其幼子皆異典也深卒

業南雍極蒙公器待時年二十六今五十三矣

公和易不事邊幅喜為後生輩談論講說終日不

倦其言若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影響所謂國家

之著蔡若人是已每為諸生言甲子歲更天下多

事云云乙丑孝廟賓天而劉瑾擅權武宗朝

事無一不驗所聞者非一人世當有記之者別有

一二事得於獨聞因憶正德壬申秋深以編修使

淮府畢事還經蘭溪與今僉都御史唐虞佐龍同

謁公於白露山下公留飯於廳事惟虞佐與深侍

公一一詢朝事併及當道諸公因曰萬一今

上無嗣則孝宗絕其繼承云何深不敢對又曰當

論昭穆昭穆亦有數說不同若據左傳曰文之昭也武之穆也則昭穆當視廟制深益不敢對虞佐時以剡城尹持服素喜議論是時亦默默公微笑字謂深曰子淵意何如深遂避席對曰此非小臣所敢道公又笑曰官也不小李綱在宋朝許大擔負只是起居注耳起居注正是今編修之官深遜謝不省何謂公亦遽以他語易之深至杭遂上疏移疾還家丙子秋告起遷司業辛巳奔先太史公喪還家戊子始召遷祭酒明年三月以經筵面奏再上疏得旨降延平同知其事頗與李忠定

合按忠定字伯紀梁溪人梁溪今之無錫縣其生則在予華亭縣公解故至今有相公閣以忠定故也忠定在講筵以面奏謫沙縣沙縣今隸延平予亦以面奏得延平雖文章勲業萬萬不敢望忠定而事有偶然相類者不知文懿當日何以特舉忠定爲深勵耶古人何限亦何必忠定其有意耶其無意耶皆不可知也漫書於南劍州之九峯吏隱處

予爲庶吉士時一日侍坐於少師洛陽劉公健因問予章德懋可爲今日何官予亦遜謝不敢對公大

聲曰以爾知德懋故問予始起對曰恭而安宜爲
日講 經筵官以輔養 聖德公搖手曰不得不
得德懋居山林久未開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
主不肯親近儒臣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
此公私意孰謂德懋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深
之去 講筵也雖所自取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
效如盛庶子端明魏祭酒校皆以生疎改秩半歲
之間屢有變動 聖心可想矣乃知前輩練事久
自有長識後生未易以一言斷也
我 朝君臣隔絕寔以 憲廟口吃之故至 孝宗

末年有意 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西涯文正公
東陽載在燕對錄比來南劔聞之蕭少卿九成詔
言一日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
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
殿嘗見臨 殿前楹見吏部尚書王公翱問對畢
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
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
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 召
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向見邃菴楊

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闕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爲得人 召問王公如何王公以爲不可用 英廟遽曰老王執拘外庭皆道此人好獨爾以爲不好何也王公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我中國之人 英廟卽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卽命另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孝廟有意修復真 聖政也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爲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夏當 孝宗之朝最爲得君公亦以天下爲任議汰冗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爲準通查裁革旣得旨行之而一時 侍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該司失於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闕然時駙馬都尉樊凱管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爲言此輩不宜裁革東山槩拒之凱積不平適當 駕陞殿凱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已奉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執瓜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寂恐恐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旣退遂宣樊駙馬面究凱奏昨兵部已行裁革去矣 孝宗大聲曰劉

大夏敢如此 玉色不怡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
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悉罷 聖眷遂衰矣
夫以東山之公忠與 孝廟之有爲事機一失乃
至於此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疎畧甚可惜也
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門如鼠穴此言可以諭
大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
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
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
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

王之度哉

宋詩自道學諸公又一變多主於義理而興寄體裁
則鄙之爲末事如明道詩極有佳者合作處何下
唐人龜山詩筆自好大篇如岳陽書事開闔轉換
妙得蹊徑如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
之句尤爲奇偉具見筆力小詩如隔雨樓臺半有
無興致藹藹描寫甚工

亡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與詞
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用耶南漢
劉鋹疑鳩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

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
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
直有西漢風骨不知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
此此豈有才質耶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
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
著于篇朱晦庵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
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
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於理有

礙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
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
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今東南之田有二則曰官田曰民田然官田未必盡
重而民田未必盡輕也存諸冊籍有此異同其在
耕種各有肥瘠高下而官民之名若於田無與者
非如輕重二則之有利害也惟編審差徭則官田
輕而民田重故受田之家亦嘗校論官民之則然
官田之得名莫能推求所始或指爲近世抄沒之
田或以爲賈似道所買之田偶見李忠定公奏議

中已有東南官田之說元豐間檢正中書五房公
事畢仲衍投進中書備對所述四京十八路田稅
數目已見官田則西北竝有之又熙寧八年詔凡
官田及已佃而或佃租違期應刻佃者別召佃悉
籍之官當時又有總領措置官田所名目之設其
所從來遠矣拈出以俟參考

宋林艾軒先生名光朝字謙之謚文節與朱晦庵張
南軒呂東萊陸象山皆在乾淳間以道學名而艾
軒年最長平生不喜著述喜讀書以解會爲樂嘗
曰每一開卷便覺眼明又曰終日在案頭翻故書

以此爲實歷日子又曰某老去無他念惟讀書緣
想過如廿年前時不候杯飯足不管他兒女之累
但見空屋數椽去城稍遠便可讀書又有東與友
人論葺屋云百刻中得過半對書卷有時杯飯且
放過如何得心情及此事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
事聽雨須是空山破寺中可以燒生柴煨雜芋觀
此尚可想見其清嚴也亦喜作詩以自豪論詩極
有卓識文集十卷近刻在莆田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別號栢欄有栢欄先生文集栢
欄山水奇絕今屬永安縣志宏有文行與朱韋齋

先生交好一日韋齋觴客枅欄以冠帶寓之醉起
韋齋曰畱以質紙筆明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而
以紙少畱帶曰儻無千幅竟不還枅欄爲寄一詩
曰歸帽納毫真得策要牋畱帶計還疎公如買菜
苦求益我已忘腰何用渠閉戶羽衣聊自適推窓
柿葉對人書帝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朱
前輩風流調笑藹藹若此

天下水各不同而篙師柁工不相爲用鄧枅欄稱閩
水曲折行亂石間鼎烹雪噴相應而起親見之方
知其工

晉共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志也其言如此
異世悲之我朝 憲廟最寵萬貴妃萬嘗得罪

孝廟外傳萬自盡嘗見一中官說萬體豐肥一日
以拂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痰厥而死蓋卒疾云內
人傳報 憲廟玉色憮然云萬使長去我也待要
去也不久遂 賓天鍾情之傷若此申生之言益
信清心寡欲自是人主壽命之源可不慎哉

吳文恪公訥吾鄉常熟人所著文章辯體一書號爲
精博自真文忠公正宗之後未能過之但聯句小
序謂聯句始著於陶靖節而盛於東野退之則失

考矣若論聯句寔始於賡歌而栢梁之作其體著矣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也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相

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優人之言便具褒彈予嘗謂張子房之出處其後有李泌韓退之之文筆惟陸宣公可敵

己丑十一月九日予聞山西之命以明年夏四月六日入太原李忠定公起用卽往援太原事亦頗類章公之言予益以愧無所辭云

谿山餘話

終

儼山外集卷十四

玉堂漫筆卷上

儼山外集卷十五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謂爲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顛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克然

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渠亦有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爲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議之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爲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

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爲周密似少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殷之三宗是已宗無數也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又云宗其道而毀其廟此皆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毀之禮親疏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漢儒之說不過如此似涉傳會姑錄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水包地外地水皆在天中晉志述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據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無窮理亦無窮却倒說

嘗見閭閻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爲我文皇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輩說詩者之所不及也其言曰風卽風以動之之風雅卽雅烏之雅以其

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晷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晷生明之說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廿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髀步日自東而南而西而北穹天所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

己亥蒙 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內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關防石門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

中飛出蒲稍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
午門東

楊文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學有刻板蓋得之傳聞
其實無之

聞前輩翰林先生嘗道抑菴先生王文端公直爲吏
部尚書頗致憾於楊文貞公蓋以爲擠之也今抑
菴集中有東里翰墨卷引正記其事其序楊文敏
公集謂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
而反爲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題梁用之詩後
謂內閣在東角門內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爲文淵

閣則翰林諸公之所處也今內閣榜文淵而不在
東角門之內諸學士所處者則在左順門之南廊
而榜爲東閣云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
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
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
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
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
爲守下二等爲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
權尚書之類漢制趙充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

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今制惟翰林列銜散官署於職事之下未聞所據獨楊文貞公以爲故事南京太學碑文學士宋公訥奉勅撰散官書於職事之上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虔與夏字

相類少一發筆下作又行人遂訛呼爲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玉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玉者也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仁宗於文華殿曰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理不足計意爲漢府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温州路學

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間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
興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
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卽日召見與語
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既定鼎贊畫寔多命爲翰林
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爲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爲禮
部尚書又固辭 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
卽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
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石首劉永清永樂辛丑進士庶吉士授檢討修五經
四書成陞侍講正統初陞廣東左布政陳莊靖文

自及第以侍講陞雲南右布政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
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一方之
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
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
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儀銘郕府長史在 景皇監國時忠知可觀卽文簡
公智之季子父子可謂克肖者矣

陳東字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叅議捧表
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

子業集序爲贄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骨
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
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
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巳亥八月當六年考察予循例自陳俟 命閒居少
宰張先生甬川以革朝遺忠錄見貽題其槭曰及
謝客時一覽予閉關讀之義例蕪雜似是藁草前
有三序文不知誰所爲觀其引用亦近日之作也
予嘗有意整齊其事在國子時嘗作編年未就今
日就衰退恐無成矣

國初書法以詹子孟舉希原爲第一奕棊以江陰相子
先爲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 太祖
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
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
云

玉堂漫筆卷中

儼山外集卷十六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遺逸張仙人卽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都太僕玄敬嘗爲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

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
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
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
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教者爲誰答曰吾高
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
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
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
其常識三丰薦之爲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
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
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

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
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
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
質踈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
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
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
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
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
樂二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 文
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

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爲光祿入 朝面見候五日乃罷因免 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學士皆不得面 恩當時敘菴李公時在內閣曾與論請行午 朝禮敘菴以爲難彭惠安公韶弘

治初因彗星上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 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

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 聖明耳目開達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己亥南巡還有 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禮部都察院叅劾予掌詹事印日往衙門

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畫會一時冷局爲
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御座設黃幄於上將
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
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
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
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有
華蓋殿侍宴退朝詩云團團褐羅傘被服金文
章可見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
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
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頤浩當國見
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之弊一至於此爲
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
改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瀆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崧築
壘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築杭州城松江入皇朝當在龍鳳年間吳元年上海錢鶴臯平

靜安寺在縣西北十里中有赤烏碑陳朝檜

永定二年割海鹽鹽官隸海寧郡上海又嘗屬錢塘矣

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

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監戒也

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兼刻古今題跋出於文徵明父子之手爛然可觀內蘇欒城一跋云予兄和仲蓋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在紹聖二年三月謫高安時所寫豈有所諱耶將別有字行而子瞻子由特顯著者耶其印仍曰子由李西涯跋云舊聞秘閣有石本今不及見在弘治十一年九月所寫時已入閣似指今內閣而言空青曾紆紹

興三年三月曾跋一過而文徵明所引曾空青云
馮當世本後歸上方而石刻爲內閣本此指宋內
閣而言按宋無內閣而本朝無秘閣用字微有
不同而制度當考釋文虛蕩字細觀刻本當是薄
字草法稍作轉摺爾若蕩字亦可通不若薄義爲
順也建業文房之印當是徐鼎臣兄弟筆意尚存
繆篆之體爾嘉靖庚子四月廿日晨起偶觀柳書
所疑南窻下兩目作花投筆浩歎

張戶侍西磐潤字汝霖山西平陽人一日過予與論
薛文清公西磐云曾聞劉少師晦菴言讀書錄乃

公記每日所得故不厭重詞複說以資尋繹玩味
最可觀後來爲人分類剖析作著述之體殊非本
旨近樊御史得仁所寄重刻本則又決裂破碎矣
不但著書之難而傳書之難如此

全椒樂韶鳳洪武中以兵部尚書轉翰林院大學士
以病免起爲國子司業

永州府舊志李應宗零陵人洪武五年進士蔣獎洪
武八年進士亦零陵人道州李克遜洪武丁卯科
進士丁卯爲十九年皆不開科當有誤唐福領永
樂乙酉科永樂進士有丙戌亦無乙酉科

國朝進士科始於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爲狀元自
後罷試至十八年乙丑爲丁顯榜二十一年戊辰
爲任亨泰榜二十四年辛未爲許觀榜是年五月
重試則韓克忠爲狀元二十七年甲戌爲張信榜
洪武中又有張顯忠花綸皆稱狀元送花狀元歸
娶詩見練子寧集丁丑年有陳安榜庚辰則胡靖
也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爲甌
節處可製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蹟不到之處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卽竹林七賢爾屢有人持

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
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卽論語作者
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舉人云是開元間冬雪後
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
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
風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
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
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

元高德基云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
較微利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謂之蘇

州歎自今觀之歎豈獨蘇哉

玉堂漫筆卷中

儼山外集卷十六

玉堂漫筆卷下

儼山外集卷十七

富韓公嚴重每言辭皆厲邵氏聞見錄記其一則曰
弼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模稜依違而已
人之爲善不易人之爲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
子爲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
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者貴惡者賤湏是由我
始得不可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
律論之目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
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

藏經與元藏亦不同而本朝藏經又添入元僧
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着接蠶花下迷蓋用白紗作巾南
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
紗帽共着耳又別有白疊巾白綸巾後世惟凶服
乃用白

王文端公抑菴知制誥幾廿年其出也楊文貞公爲
之也初文端與文貞同閭里且聯婣文貞雅重其
人欲畱以代已文貞之子稷惡狀已盈中朝士大
夫皆知而不敢言於是慙惠文端言文端直諒人

也遂言於文貞文貞甚德之歎謝以爲非君不能
聞文貞不乂遂有省墓之行實欲制其子也稷之
狡滑已陰得文端之言而爲之備驛遞中皆先置
所親譽稷之賢復颺言曰人皆忌其功名之盛故
謗稷耳反以是中文端文貞歷數處皆然稷復逆
於數百里外氈帽蠟油靴舊青衫朴訥循理儼然
謹愿人也家中惟圖書蕭然爲惡之具悉屏去而
親戚皆畏稷交譽之文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
疑其妬已及還朝遂出之於吏部初仁廟時
官爵最不輕授陳德遵循以狀元滿三考仁廟

最愛之欲陞侍講學士文貞以爲太驟止與侍講
仁廟面諭德遵以故猶以許之德遵遂啣文貞未
幾 仁廟賓天德遵已失遭逢之會遂鬱鬱移疾
還日夜嗾其鄉人告稷惡狀鄉人皆畏其宰相之
子不敢發會建安楊文敏公旣卒鄉人訴其子於
朝中官王振持其奏言於閣下曰楊先生肉未寒
而遂受誣若此何以處之初文敏與文貞同事頗
不相能及是遂曰旣然湏與別其是非中官曰當
下撫按耳文貞以爲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於撫
按之手湏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旣來白其

辜坐告人以罪 朝廷與其子爲尚寶官而去德
遵聞之遂言於鄉人曰汝以爲宰相之子 朝廷
務姑息之文敏公獨非宰相乎具藁速其來上王
振得之遂不告於文貞而以文敏故事處之逮來
獄成議置重典初 仁廟與三楊君臣俱泣曰汝
必輔朕子孫朕亦貸汝子孫死故三楊子孫皆有
勅稷之敢於爲惡亦有所恃也稷旣繫獄文貞得
疾猶欲援 勅以贖稷死命次子導檢勅導秘密
之託以稷先持去遂弗及救余聞之丹徒靳宮諭
云

予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君臣之際
焉大將軍爲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
事其感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
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以帝天下
吾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
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
矣

文章貴簡明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桺無稱於事
業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勃霍光雖
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章而不知

巖廊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尤爲
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
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御藥院先
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間始曰取士當務
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
自今勿先進卷子此真帝王之體古所謂君明樂
官不明樂音者正如此

晉悼公入告群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左氏
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國語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語勝左氏

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無傳周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因日一晝夜所躔闊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

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畧廣三千里周天大畧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漢地里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學林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按唐書一行梁令瓚候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方徑各五萬餘里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宜並存之

天圓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

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
三十六度繞極亦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
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為陽精月為陰精五行之精
為五星布於四方二十八舍為宿咸列布於天運
行纏次用示吉凶焉

天道左旋七政右轉

一云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

磨左蟻右磨疾蟻遲

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度日一晝

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一云月行

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強而周天又二日半強而後與日會

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
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
如觜觿才一度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
得不闊觜鬼與日躔纔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

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道况色乎曆家入筭姑以
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青朱白
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方色也傳曰朱道一
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
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陸稱朱所以避之
也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

長於橫故黃道爲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於中故黃道爲之減此自然之數也

日行黃道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

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雀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此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

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行黃道外謂之陽曆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

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凡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蝕虹蜺曰暈氣在日上曰戴旁對曰珥半環在旁向日抱背曰背

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變祿曰散五寸之內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下往觸曰

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鬪環之曰勾繞
之曰已早出曰羸晚出曰縮

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
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太史總
甘石巫咸之星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
四星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楫泣血校刻

玉堂漫筆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十七

